

《平凡的世界》：

重新呼唤硬现实主义

青年作家、评论家 毛尖

一

《平凡的世界》全国热播，最近的话题都是路遥。一部电视剧和它的原著受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热烈关注，这种现象很激动人心，很八十年代，那时候，全国人民都是文艺青年。而《平凡的世界》在出版后差不多30年，凭什么能再度激发出辽阔的社会效应，这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时代课题。它首先说明了，老百姓又向现实主义发出呼唤，或者说，无论是读者还是观众，又在呼唤与时代议题能短兵相接的现实主义。

当年，《平凡的世界》出来时，正好是先锋派现代派流行的时候，路遥的现实主义写作因为和流行的有点西式的写法不太合拍，被贬得比较厉害。但是，经过这些年潜意识叙事的轰炸（在电视剧领域，就是给主人公加上各种欲望），普通读者和观众多少对此类无限“走欲”的叙事厌烦了。这些年成功的几个影视剧，比如《潜伏》，都是通过有效地克制私人情欲赢得观众大拇指。

路遥写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案头工作堪比博士论文，有些努力也显示为失败，但即便如此，不可否认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作品，在所有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中，也是一个大作品。

二

说它是一个大作品，这不是从体量上讲（很多100集的电视剧也是小作品），而是说它触及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是真问题是热问题，我将之称为一种“硬现实主义”。这种硬现实主义的表现，在电视剧中，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和国家路线政策被强有力地捆绑在一起，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，它区别于今天影视剧中的那些软性生活，好像个人都是个体，咀嚼的也是小烦小恼。

30年前，路遥的读者主要在二三四线城市，但今天网络数据表明，路遥的读者、《平凡的世界》的观众，已经漫山遍野。个中原因，有社会人口的变迁，但另一方面，很多年轻人由衷地喜欢此剧，也是因为在这部电视剧中，重申了最质朴的生活原理。

我特别喜欢电视剧和小说中表现感情的方式，和现在的韩剧、偶像剧明显区隔开来。比如田润叶和少安分开了，要按照偶像剧的标准，两个人以后都找不到真爱了，但是在小说和电视剧中，田润叶后来和李向前在一起很幸福，少安和秀莲在一起甚至感受到一种更深层的爱情，这种东西蛮美好的。在这个作品里，生活对于他们有一种包扎性，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无限可能性，而偶像剧不对年轻人提供这种滋养，失去爱情就得万念俱灰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《平凡的世界》用一种“平凡”的人生哲理对当下的“罗曼蒂克”包括各种“小清新”是一种治愈。所以，我不喜欢用励志剧来看待这部电视剧。

三

我不想用励志剧来看待此剧，也是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用英雄主义色彩来渲染孙少安。原著小说中，少平是主线，一个普通人的视角，电视剧中少安上升成为主线，这就让整部作品变得有点像英雄剧。

不过，从剧组的角度看，我也不想完全否定这样的一种设置。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视剧生态和文艺生态，用上世纪80年代的方式去还原原著我们没有这个人文生态条件。所以，作为一种文化斡旋，电视剧采用了一种“好看”的方式来表现人物关系。电视剧中少安收到润叶的情书，他一口把它吃下去了，虽然情节设计得很好，但过于都市化的表现手法不像一个上世纪80

年代农民的举动。还有，电视剧中对田福军形象也是有改动的，虚构了一些情节，原著中那个非常赤诚的社会主义干部的形象中多了些官场政治元素。

孙少安的爱情表达和田福军的世故表现，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当代妥协。因为在今天，如何讲述崇高，是一个难题。但是，这个电视剧特别宝贵的地方是，它开出了例子，开出了在今天重新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处理一线议题的例子。

电视剧生态并不理想的今天，这些话可能嫌大。上海制造的这部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虽然也算不上范本，但至少，它非常真诚地面对了这部电视剧的原著，在影像现实主义层面，最大程度地去试图接近那个时代的热血气质。跟现代主义强调“私话语”不同，这部电视剧重申了公德、良善和劳动，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。